



漫话句容一分水

■ 文/祁若信

句容因为属于丘陵地带，形成了五山一水四分田地理特色，而这一分水相对于五山四田而言就有点寒酸了。河、湖（水库）、塘、坝成就了这一分水，也组成了句容立体水系，这一分水因地理环境被划分为太湖水系、秦淮水系、长江水系。就句容的河流而言，都说一江春水向东流，但句容境内的南河、中河、北河、句容河等几条主要河流的水则齐向西流，形成“一河秋水向西流”的独特流向，这与周边县市乃至全国的河流流向形成极大的反差。而在句容境内所有的河流中，句容河则成了代表，被亲切地称为句容母亲河，她的源头来自宝华山以及白兔镇境内，流域面积达1200多平方公里，总长度为64多公里，而她也成为秦淮河的北源头，可以说以句容河为主，南河、中河、北河、黄梅河、洛阳河等河流造就了秦淮河，也成就了秦淮河的璀璨。

如果说河流是句容身躯上的主动脉，那几十座大小不一的水库（有的冠名为湖）以及众多塘坝则像是身体上的穴位。如果把河流形容为系在句容大地身上的彩带，那散落其间的水库和塘坝则似镶嵌在大地的一块块翡翠，正因为有这一分水与五分山的完美组合，形成了句容多姿多彩的自然和人文景观。

然而由于句容属于丘陵地带，下大雨易形成洪涝，下小雨水又存不住，蓄水量得不到保障，历史上一遇干旱洪涝之年只能望天收，千百年来句容人民深受旱灾之苦、洪灾之累。面对丘陵地貌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困境，勤劳勇敢的句容人民没有臣服于现实环境，而是与天地对话，向自然挑战，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句容大地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，形成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千军万马修水利的壮观场面。句容人民仅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，就修建了七十多座中小水库，改造了四十余

条河道。在修建的众多的水库之中，二圣水库和北山水库最为突出，二圣水库库容量为6530万立方米，灌溉农田5万多亩，对秦淮河防洪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。北山水库集水面积59平方公里，总库容8000多万立方米，是句容城市用水的水源地，也是抗旱调节长江水的关节点。正因为有了这些河流和水库以及众多的塘坝，不仅确保了句容这块土地能旱涝保收，也确保了这块土地上的六十万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，更成为了当今旅游打卡热点。

如今当你站在李塔湖的大坝上，你会为那种山水相依、水映山峦的美景所陶醉。而当你撑着雨伞漫步在幸福水库的堤坝上，极目远眺，定会被幸福水库半岛上的村舍所吸引。而当你置身于二圣湖边，你肯定会被湖心小岛所迷惑，定想泛舟登岛一探秘境，钓友们或更想静坐岛上抛钩垂钓，享受那份宁静享受那份快乐。如果你驾车前往赤山湖，你会对这个离大都市最近的湿地公园倍感兴趣，在徒步绕湖的同时，心中不禁问：为什么湖边的赤山上的土是红的？湖心的断桥建造于何时、又淹于何时？为什么赤山湖被称为南京的蓄洪罐？它对秦淮河以及南京城市的防洪究竟有多大影响，金陵八景包不包括“赤山映雪”这一景观？

而当夕阳西下，你徒步于句容河河堤上，望着西流的河水、看着倒映的晚霞，你的思绪会不知不觉地随水流飘向秦淮河，那秦淮八艳，那“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”意境也会在脑海里立体起来。而当你身临长江边的大道河时，你的耳边则会响起梁红玉在黄天荡敲响的阵阵鼓声，仿佛自己就是古战场之中的勇士，让人激情涌动。

上善若水，是指人的品德要像水一样滋润万物而不争，水不仅仅是人们生存的必要元素，其特性也

能渗透到人的精神世界，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性格，而句容的水就塑造了句容东乡人的勤奋好学，南乡人的热情大方，北乡人的强悍果敢，西乡人的宽厚仁慈的性格。

如果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句容的水也培育出了句容人坚强不屈的品格。当你面对洛阳河时，河水仿佛映印出巫恒通烈士眼镜后那张刚毅的面庞，那种“宁愿饿死、不为倭奴”民族气节，彰显出句容人英雄气概。当你从房家坝水库一路巡游到潘冲水库时，你也在无意中追寻着郭纲琳、王姐姐两位女烈士的足迹，她们喝着句容水成长，她们把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血融入了祖国的山水，她们是众多句容女性中的英雄豪杰！

这一分水不但塑造了句容人民的优秀品德，也滋润着句容大地上的万千物产，从白兔的草莓到春城的葡萄，从大卓的水蜜桃到黄梅的吊西瓜，从武岐山的茶叶到瓦屋山的竹笋，从郭庄的水稻到茅山脚下的红薯，从北山水库的大头鱼到赤山湖的河虾。这句容的一分水，使句容的五分山披上绿装，更使句容的四分田谷物飘香。

这一分水不但使句容大地充满了生机，也给句容人民带来了美味佳肴，茅西水磨豆腐的“细”，茅山盐水老鹅的“香”，下蜀清水狮子头的“鲜”，三岔猪头肉的“滑”，天王水煮白切鸡的“嫩”，无不靠水成就其味，无不与水相得益彰。

水，让句容人民生活幸福，更让句容人民充满希望。

朋友，如果你是一位水文爱好者，可以来这里研讨一下句容水的历史；如果你是一位美食家，可以来这里品味一下句容的美味佳肴；如果你是一位旅游达人，你可以来这里泛舟湖面、看河水西流。

子，或者见到过，没有在意。老刘大女儿去世后，小女儿和儿子就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。两人轮流值班，每天晚上来陪老刘。特别是小女儿，白天也经常出现在小区，陪老刘出去走走。有点辛苦，感觉又带着甜蜜。

老刘的大女儿和儿子都不像老刘，不爱说话。与老刘的大女儿做邻居十来年，硬是没说过几句话，至多点个头，算是打招呼。老刘的儿子，就更是没说过一句话。小女儿很像老刘，热情而客气，每次见面，必打招呼。

为了方便老刘的生活，儿子与女儿还特地请了一位钟点工，每天上午来给老刘做饭。从钟点工每天买的菜来看，老刘的饮食不节省，但很清淡。这应当是儿女关照的结果，不想让老刘吃得太油腻。

真正是年龄不饶人，尽管老刘依然精神焕发，看不出是一位“90后”，但是，与老刘聊天可以发现，他的反应能力还是被年龄吃了不少。纵然如此，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健康老人、开心老人。特别是说话的中气，能够把他的北京口音表达得很有魅力，也让我们始终觉得老刘还是“70后”“80后”。

如果你看到夕阳——致自己

■ 文/高欣怡

如果你
你看到了朝霞
那祝贺你
找到了新生

如果你
你看到了烈日
那恭喜你
恰逢到巅峰

如果你
你只赶上了夕阳
当然没关系
日的落幕
璀璨星辰的开场

老屋里的厮守

■ 文/张仁君

一壶浊酒
一碗春秋
两双老手
耕耘了条田
喝干了苦痛
无边的安宁
浸透对视的眼眸
有一对鸟儿
翩然从窗前飞过

一屋零乱
一生坎坷
两双筷子
捡一粒欢喜
拾一筐忧愁
胡须里藏着心事
额头上刻满过去
哪里也不走
陪你细数更漏

有多少憧憬
不在乎拥有
有多少爱恋
不在乎朝暮
不管雄伟或佝偻
不论娇美或蹉跎
哪里也不走
陪你细数年头

邻居老刘

■ 文/谭浩俊

“老刘”是我们这栋楼对他的共同称呼。

老刘今年95岁，一名操着纯正北京口音的镇江人。我没问过老刘哪年到镇江，反正我们住在同一楼道已经整整19年。而他的两个女儿、一个儿子，讲的都是地道的镇江话。大女儿前些年去世，从厂里退休的小女儿，少说也有50岁了吧。

也就是说，老刘从北京到镇江，快有一个甲子了。只是，那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，硬是没有改。

乡音未改人未老，这话用在老刘身上，再恰当不过。

瘦小的身材，往多里说，体重也很难超过100斤，与他纯正的北京口音极不相配。

尽管老刘到镇江的时间已经很长，但是，北京人爱聊天的习惯一点没改，遇到谁，都能乐乐呵呵地聊上几句。

几年前，我不小心把腿摔坏，在家休养一个多月时间，每当我下楼解闷，其他邻居都是稍作停留，与我客套几句，然后很快离开。只有老

刘，每次看到我，都会坐下来聊上很长时间。更多时候，聊到我上楼，他才上楼。

那时候的老刘，已经快90岁了，看他走路、说话、聊天的样子，最多也就70多岁吧。

老刘保持着北京人会聊天的本领，他抛出的话题，常常让你不得不接。譬如女儿在北京生活习惯吗？北方比南方干燥吧；譬如前面那个园子里人比较多，有时间可以去聊聊天；再譬如咱们这楼的人都很好，都好相处，等等。

老刘住在7楼，电梯从1楼开到7楼，也能跟我们聊上一通，有时可以问两三个问题。

尽管老刘话比较多，但是，我们这楼的人，没有一个嫌老刘话多。相反，都喜欢与老刘聊上几句。

老刘最难过的，是他大女儿去世。自从认识老刘，他就一直与大女儿生活在一起。老刘的外孙女是一名研究生，在苏州读书。她妈妈去世后，还回家陪了外公一段时间，很孝顺，也很懂事。研究生毕业后，在南京找到了工作，也就没有时间经常回来陪外公了。

老刘的大女儿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没怎么见过老刘的小女儿和儿

